

鐵崖先生古樂府

鐵崖先生古
樂府十六卷

四部叢刊集部

輯錄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
為律體七言為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
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
閣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
閣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合者情性
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得其情性而離
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
人之古可也會稽鐵崖先生為古襍詩凡

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閏時病俗陳善閑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過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音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于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人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固為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

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

至正六年丙戌春三月初吉門生富春吳復謹拜手書

復字子中後改字見心見應夫所作墓銘

醫方所同病問之而醫治之

重焚之平煎一藥今酒煮散散上平煎

平煎而煎之自煎曰此重煎散也

醫方所同病問之而醫治之

重焚之平煎一藥今酒煮散散上平煎

平煎而煎之自煎曰此重煎散也

醫方所同病問之而醫治之

重焚之平煎一藥今酒煮散散上平煎

鐵崖先生古樂府叙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者。

必以寄余。以余為知言者。抑余聞詠諤音
聲之為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
草上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
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
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
氣。斯為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廉夫。餘
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又十月。方外張
天雨謹題。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序

太史氏金華宋濂撰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
聲光殷殷摩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
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
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
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
張學暨朱希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
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
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
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

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崑
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佯之
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
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為
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
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
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夢月中金錢
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辯刺幾踰百
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
角東粥既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躬
為裝桷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
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
官中短長先以餌釣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
語彌為八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
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
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
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
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
於桐原墓族屬有駢墓者植竹筇於前筇莪孽牙
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

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
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所
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
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
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路總
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
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
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跡浙西
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

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
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
何乃自起投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
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
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
之擇地華亭縣備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
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
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
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

鈴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
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屬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
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通數
百卷藏手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
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
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
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
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
閱之神出鬼歿不可察其端倪其六文中之雄乎
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
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

致崖鑿野刺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
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遐眺感古
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
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
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
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
之座客或蹁躑起舞顧貯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
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
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
奇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

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義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黥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所竊其儻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余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景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

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
華爾未百年間聲銷影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
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
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
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嫌派布百世而可
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
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
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殲之
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
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
繇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